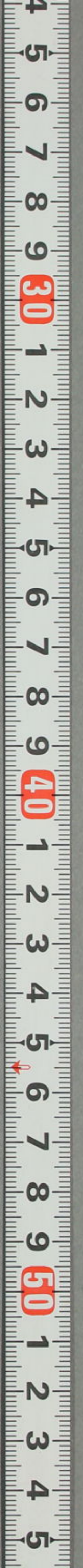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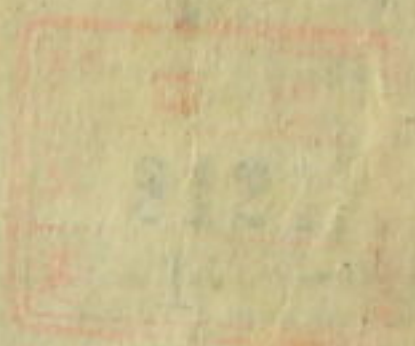


□ 12  
3121  
1





口 12  
3/21  
1-2



語孟字義目錄

○卷之上

天道 九七條

道 九五條

德 九四條

心 九四條

四端之心 九二條

才 一條

意 九二條

○卷之下

天命 九十條

理 九五條

仁義禮智 九十四條

性 九五條

情 九三條

志 九二條

良知良能 九二條



五言五之錄 目錄

330



忠信 九五條

誠 九四條

和直 一條

權 九四條

君子小人 九三條

鬼神 附卜筮 九四條

書 九三條

春秋 九二條

忠恕 九五條

敬 九二條

學 九四條

聖賢 一條

王霸 九三條

詩 九三條

易 九三條

總論四經 九二條

附 大學非孔氏之遺書辨  
附 論堯舜既沒邪說暴行又作

目錄畢

遷就○賈誼傳尚... 而為之講也

語孟字義卷之上

予嘗教學者以熟讀精思語孟二書使聖人

之意思語脉能瞭然于心自問焉則非惟能

識孔孟之意味血脉又能理會其字義而不

至于大謬焉夫字義之於學問固小矣然而

一失其義則為害不細只當一一本之於語

孟能合其意思語脉而後方可不可妄意遷

就以雜己之私見所謂方枘圓鑿北轅適越

者固不虛矣故著語孟字義一篇以附諸二

書古義之後其詳有古義在今茲不贅天和

北轅適越... 序非習迷識錄... 之故理手事周備... 餘蘊猶北轅以... 不到也宋文序... 文集新樂府... 異北轅將... 方枘圓鑿... 鑿而正枘... 以通... 也枘... 者也... 枘... 入... 枘... 乎... 圓鑿... 不可入也... 傳正... 枘者誤矣



但朱先生云朱子曰  
既非道所以以陰  
者是道仁者先生云  
非道非道一既往未  
不已者是道設卦傳  
曰立天之道以陰陽  
是既既豈非道邪  
聖人立陰陽為道而  
二先生乃欲捨聖人而  
上之豈不妄乎以余  
觀之其所謂所以陰  
陽者亦既既耳往來  
不已者亦既既耳二先  
生皆岐指担而二之故  
皆曰非道非道夫道  
在指担者本末一以  
貫之故子思以誠論  
之且大傳所謂一陰  
一陽之謂道者本詔  
易道也故又曰圖戶  
謂之坤圖戶謂之乾  
一圖一圖謂之象惟來  
不窮謂之通豈非易道  
邪且天道言可以一言  
及乎然言以福善

三年歲在癸亥五月洛陽伊藤維楨謹識  
天道 九七條 程全居遺存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非既既也所以一陰一陽道也如一圖一圖謂之象或曰此說與朱子意異与却恰在字義之說同

道猶路也人之所以往來通行也故凡物之所以通  
行者皆名之曰道其謂之天道者以一陰一陽往  
來不已故名之曰天道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其  
各加一字於陰陽字上者蓋所以形容夫一陰而  
一陽一陽而又一陰往來消長運而不已之意也  
蓋天地之間一元氣而已或為陰或為陽兩者只  
管盈虛消長往來感應於兩間未嘗止息此即是  
天道之全體自然之氣機萬化從此而出品彙由

禍淫論天道而不及其  
他者教之道而願諸  
先生知自處以知天  
自負故言言精微之  
理  
古聖人所不言者  
可謂天道之甚  
者已

易系辭云陰一陽之  
謂道也本義曰陰陽迭  
運者氣也其理則所  
謂道又曰道之休用不  
外乎陰陽而其所以  
然者則未嘗倚於陰  
陽也。通書注云陰  
陽氣也形而下者也  
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  
形而上者也道即理  
之謂也

此而生聖人之所以論天者至此而極矣可知自  
此以上更無道理更無去處考亭以謂陰陽非道  
所以陰陽者是道非也陰陽固非道一陰一陽往  
來不已者便是道考亭本以太極為極至而以一  
陰一陽為太極之動靜所以與繫辭之旨相盤太  
甚也

天道有流行有對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以流  
行言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此以對待言其實一也  
流行者一陰一陽往來不已之謂對待者自天地  
日月山川水火以至於晝夜之明闇寒暑之往來



白蟻○字彙蟻音晉  
下切音撲非生白蟻

蟬○字彙蟬音意  
切音誼食不擇字氣  
夫今切音法書中白  
魚一名類俗呼蠶魚  
又徒含切音墨茂同  
又徐心切音尋物動  
貌

非有理○大學或問  
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  
有是理而後有此氣及  
但宋先生云宋儒  
曰生此聚散理為之

而五散死便生之終散便聚之盡天地之道一於生故也  
者其說必至於十二  
元會而極矣一於生  
者其說必至於今日  
天地即萬古天地而  
極矣是喜推已所見  
以省言已所不見而  
取人之信己者也又  
孰信之非是皆自  
聖者也不信古聖  
一者也不教天者也  
夫天也○不可知者也  
曰聖人畏天故止日  
知年曰知我者其天  
乎而未嘗言知天故  
之至也至於子思孟  
子始知天之言然僅  
言人之性命於天故  
以有誠由性之能是  
已孟子亦僅言知天  
之與善是已也二子  
知天之言一出而後諸  
老支生置也言天

皆無不有對是為對待然對待者自在流行之中  
非流行之外又有對待也

何以謂天地之間一元氣而已耶此不可以空言曉  
請以譬喻明之今若以版六片相合作匣密以蓋

加其上則自有氣盈于其內有氣盈于其內則自  
生自醜既生自醜則又自生蛙蟬此自然之理也

蓋天地一太匣也陰陽匣中之氣也萬物自醜蛙  
蟬也是氣也無所從而生亦無所從而來有匣則

有氣無匣則無氣故知天地之間只是此一元氣  
而已矣可見非有理而後生斯氣所謂理者反是

氣中之條理而已夫萬物本乎五行五行本乎陰  
陽而再求夫所以為陰陽之本焉則不能不歸

之於理此常識之所以必至於此不能不生意見  
而宋儒之所以有無極太極之論也苟以前譬喻

見之則其理彰然明甚矣大凡宋儒所謂有理而  
後有氣及味有天地之先畢竟先有此理等說皆

臆度之見而畫蛇添足頭上安頭非實見得者也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言生生不已即天地之道也

故天地之道有生而無歿有聚而無散歿即生之  
終散即聚之盡天地之道一於生故也父祖身雖

終散即聚之盡天地之道一於生故也父祖身雖



豈先王孔子敬天之  
意乎亦二子好辯  
之流弊也易曰有  
統天御天之文皆稱  
帝云爾先天而天弗  
違後天而奉天則  
皆贊聖人之化云爾  
大以後世君子既已  
傲然求之聖人亦復  
不知古文辭不能讀  
言書皆遷就以後已  
故爾學者思諸

沒然其精神則傳之子孫子孫又傳之其子孫生  
生不斷至于無窮則謂之不死而可萬物皆然豈  
非天地之道有生而無死耶故謂生者必死聚者  
必散則可謂有生必有死有聚必有散則不可生  
與死對故也  
或以為自天地既闢之後觀之固一元氣而已若自  
天地未闢之前觀之只是理而已故曰無極而太  
極適聖人未說到一陰一陽往來不已上面焉耳  
曰此想像之見耳矣夫天地之前天地之始誰見  
而誰傳之邪若世有人生於天地未闢之前得壽

目擊乎見下

列子天瑞篇清淨者上為  
天法重者下為地冲和氣者  
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和生

識緯曰可云識楚禁切  
說文驗也徐云凡一皆曰  
將來之驗也按名識也其  
義識微廣句識書增句  
符識  
四方上下曰維曰子存曰  
訓往言來分謂之宙四方  
上下謂之宇道在其間而  
莫知其所以

數百億萬歲目擊親視傳之後人互相傳誦以到  
于今則誠真矣然而世無生於天地未闢之前之  
人又無得壽數百億萬歲之人則大凡諸言天地  
開闢之說者皆不經之甚也所謂清者外為天濁  
者降為地邱康節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  
及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等說皆漢儒以  
來徂聞戰國雜家識緯諸書迂怪不經之故說互  
相附會耳均之佛氏所謂無始老氏所謂無極之  
前亦皆妄誕而已矣夫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  
曰宙知六合之無窮則知古今之無窮今日之天



荀子不荀篇云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亦是意  
司馬迂善任少卿書曰筆刀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唯為俗人言也張說曰俗人不知難為言之

莊子齊物論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辨也者有不辨也  
貞谷按困知記曰朱子答柯國材一書有云一陽一陰往來不息即是道之全體以語最為直截深右合於程伯子之言

論梅古書言天道有就陰陽而言者有就福殃而言者予養天道條凡七則前五條專說就福殃而言者後二條專說就福殃而言者然此二者共就氣而言非就理而言也觀書易論孟所載可見矣

地即萬古之天地萬古之天地即今日之天地何有始終何有開闢此論可以破千古之感但可與達者道不可與癡人道或謂既不可謂天地有始終開闢焉則又不可謂無始終開闢曰既不可謂天地有始終開闢則固不可謂無始終開闢然於其窮際則雖聖人不能知之况學者乎故存而不議之為妙矣  
一陰一陽往來不已之謂天道其義甚明矣子貢何以謂不可得而聞乎蓋於一陰一陽往來不已之理則學者或可得而聞也至於維天之命於穆不

已之理則非聰明正直仁熟智至者則不能識之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即書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又曰天道福善殃惡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之意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又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亦是也是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也者蓋若此夫善者天之道故易曰元者善之長也蓋天地之間四方上下渾々淪々克塞通徹無內無外莫非斯善故善則順惡則逆苟以不善在於天地之間者猶以山草植之于水澤之中以木族留之于山岡之上則不能一日得遂其性也



必矣夫人不能一日有不善立于天地之間亦猶如是故善之至無往而不善惡之極亦無往而不惡善之又善天下之善聚之其福不可量焉惡之又惡天下之惡歸之其禍不可測焉天道之可畏可慎如此而所謂善者豈有形狀之可言乎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善者非他即直而已蓋直則善不直則惡非有二也宋儒謂天專言則謂之理又曰天即理也其說落乎虛無而非聖人所以論天道之本肯蓋以有心見天則流于災異若漢儒災異之學是也以無心見天則陷

同弊○莊子田子方篇仲尼曰若夫人者一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林氏云一而道存即正容以培使人之意消也陸氏直云只以目相視而意已喻矣

于虛無若宋儒天即理也之說是也學者苟恐懼脩省以直道自盡無有一毫邪曲而後當自識之非可言語喻也

或曰一陰一陽往來不已之理或可得而知焉至於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之理則不可得而聞也一天道而有此二端者何哉曰非有二端一陰一陽往來不已者以流行言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以主宰言流行猶人之有動作威儀主宰猶人之有心思智慮其實一理也然論天道之所以為天道則專以主宰而言書經易象孔子所謂天道者是也



故中庸引維天之命之詩而釋之曰蓋曰天之所  
以爲天也可見雖若有二端然至論天道之所以  
爲天道則專在於主宰也夫易之爲道陽爲善爲  
淑爲君子陰爲惡爲慝爲小人君子觀陰陽消長  
之變以審進退存亡之理則得合於天心倘否則  
不免逆乎天心即天之所以爲主宰者亦可從而  
知矣雖若有二端其實一理也

天命 九十條

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是  
天命二字正訓也學者當以孟子之語爲準而理

會九經書所說天命二字之義自不至於失聖人  
之旨之遠矣蓋天者專出於自然而非人力之所  
能爲也命者似出於人力而實非人力之所能及也  
天猶君主命猶其命令天者命之所由出命者天  
之所出故命比於天稍輕故孟子以舜之相堯禹  
之相舜歷年多施澤於民久遠暨堯舜之子皆不  
省推歸之於天以其專出於自然而非人力之所  
能爲也夫子以伯牛之疾爲命蓋人之疾也多皆  
己之所自致唯若伯牛之疾非其不能謹疾而有  
以致之故曰似出於人力而實非人力之所能及



漢書董仲舒對策云天  
命之謂命命非聖人不  
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  
化不成人欲之謂情非  
制度不節亂極中庸  
曰天命之謂性猶董子  
天命之謂命也命只是  
附于之意

也此孟子之成說當謹守之不可復用後世紛紛  
之說

經書所通用天命二字有以天與命並言者有以天  
之所命言者其以天與命並言之命即性命之命  
意重若所謂五十知天命及歿生有命孟子曰莫  
之致而至者命也之類是也其以天之所命言者  
即與字之意猶孟子所謂此天之所予我者之予  
字意輕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是也猶曰天與之  
謂性若以此命字作性命之命看則意義不通蓋  
文字本有實字有虛字性命之命是實字天之所

孟子云孫丑分之君子  
豈徒順之又從而為之  
辭○韓文對馬曰孟子  
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於  
其子以言天下亦其說  
而不得從而為之辭

命之命是虛字先儒謬以虛字作實字者故有理  
命氣命之別又有在天為命在人為性之說皆不  
知中庸之命字本虛字非實字故也夫一命而立  
二義甚無謂况以虛字為實字其誤大矣所謂求  
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者也

孔氏疏曰命猶令也令者即使令教令之意蓋吉凶  
禍福貧富夭壽皆天之所命而非人力之所能及  
故謂之命也何謂天之所命以其非人力之所致  
而自至故總歸之于天而又謂之命蓋以天道至  
誠不容一毫偽妄也



盡其道而後出禍至  
者其命若伯牛惡疾  
是也倘一毫有所不自  
盡焉則人為爾不可  
謂之命也

亂按聖人處天象本  
皆就吉凶禍福為言而  
未嘗有以陳說流行而  
言者也就陳說流行而  
言天命其說始乎程子  
而成乎朱子故此章辨

凡聖人所謂命云者皆就吉凶禍福歿生存凶相形  
上立言蓋或吉或凶或禍或福或歿或生或存或  
凶其所遇之幸不幸皆自然而至無可奈之何故  
謂之命既謂之命則有不可不順受之之意又有  
既定而不可逃之意故曰畏天命亦曰慎天命蓋  
為此也但盡其道而後至者是命倘一毫有所不  
自盡焉則人為爾不可謂之命也

晦庵太極圖解云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  
蓋依周頌維天之命之詩而言之程子亦曰天道  
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皆指一陰一陽往來

不已者而言尤非也所謂命者乃謂上天監臨人  
之善惡淑慝而降之吉凶禍福詩曰維天之命於  
穆不已其意蓋謂天命文王王斯大邦延及子孫  
永篤保之故其下繼之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  
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可  
見詩意總言保佑命之自天申之之意本無陰陽  
流行之意太甚分曉

聖人既曰天道又曰天命所指各殊學者當就其言  
各理會聖人立言之本旨蓋一陰一陽往來不已  
天之謂天道吉凶禍福不招自至之謂命理自分曉

亂按天道有流行有  
主宰朱儒把流行天道  
直做天命說故此章專  
就流行天道而辨之



附按宋儒必云理之命者即極大極之理而聖人亦其具說聖人既云天道之命有主宰流行二端而子思公理之命者本不相當正文泛而論性五十知天命窮理是專指理而言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與於物者就元亨利貞之理而言則謂之天命即此而言則謂之天命如就氣說則亦有兩般一般說實言貴賤壽夭禍福如死謂死生有命與莫非命也之命是乃就受氣之長短厚薄不有上論是命分之二命又一般如孟子取云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命也之命是又就稟賦之清濁不有上論是說人之智愚賢否

宋儒不察混而一之蓋于聖經特甚矣陳北溪字義曰命一字有二義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其說出於考亭杜撰特甚觀其所謂理之命者即聖人所謂天道者而獨於聖人所謂命者推為氣之命故天道天命混而為一而聖人所謂命者反為命之偏者可乎聖人既曰天道又曰天命則可知天道與天命自有別北溪又謂有理之命又有氣之命而氣之命中又有兩般嗚呼聖人之言奚支離多端使人難覽若此邪  
何謂知命安而已矣何謂安不疑而已矣本非有聲

程子遺書曰樂天知命通上下之言也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亦不知命也以為君子是矣年者所以輔義猶於義則仲庸斷之以年或若夫聖人之知天命則異於此也

色臭味之可言蓋無一毫之不實無一毫之不盡處之泰然履之坦然不貳不惑當謂之安當謂之知孔子曰丘之禱也久矣亦此意不可以見聞之知而言伊川云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此看命字甚淺所謂知命云者處乎死生存亡窮通榮辱之際泰然坦然烟銷冰釋無一毫動心處而謂之知命也知有命而信之是不待君子而後知之也考亭又以謂聖人不消言命只為中人以下說非也孔子說命處甚多豈皆為中人以下說之乎孟子曰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



遷就○薄言賈誼傳  
又尚一一而為之諱也

是無義無命也何以爲孔子孔子亦曰不知命無  
以爲君子也孟子以此論孔子孔子以此論君子  
皆非爲中人以下說其他聖賢自言命者不可枚  
舉宋儒皆委曲遷就不知其說之有所不通語曰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中庸曰遊世不見知  
而不悔惟聖者能之是知命之境界蓋學問之極  
功君子之本分非中人以下之所能及也謂聖人  
不消言命者實非聖人之肯

論語集註引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  
命不足道也其意以爲學問當言義而命不足道

程子曰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之如言命之有道得之有命是亦益於得知命之不中  
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  
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  
義不必言命

程子曰人之於患難只  
有一箇處置書人評之  
後却須泰然處之

程子曰聖人則更不論  
利害惟看義當否與不  
當爲便是命在其中  
也十七

此不深考耳蓋有當言義處有當言命處何者出  
處進退在於己言義可矣若夫國之存亡道之興  
廢專繫於天雖聖人亦不得如己之所欲故曰道  
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孟子曰孔  
子得之不得曰有命聖人亦固言命也故或可言  
義或可言命其專言命不足道者非也夫無天爵  
而人爵至非義不可受之也有天爵而人爵從之  
義也當受之也有天爵而人爵不至命也安之而  
已矣此義命之辨也伊川曰賢者惟知義而已命  
在其中朱子曰人事盡處便是命義命混合頗欠



論語顏淵云死生有命  
注云命稟於有生之初  
非分所能移  
康誥王曰嗚呼肆小子  
到唯命不于常詩念哉  
大學紀之曰道善則得  
之不善則失之矣  
詩大雅假樂篇云保石命  
之自天申之若使命一定  
於有生之初則何有得  
失之可言而亦何有自  
天申之之哉可見自有  
命今日之所得生而言  
之唯以引詩書而併及  
孟子也

分曉蓋有義而無命者有矣有命而不消言義者  
有矣其曰命在義中者非也

集註又有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之說夫所  
貴乎學者以其致知崇德而能變氣質也倘果若  
其說則智愚賢不肖貧富夭壽皆一定於受生之  
初而學問脩為皆無益於己聖人之教亦徒為虛  
設弗思之甚也書曰惟命不于常詩曰保佑命之  
自天申之孟子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皆據今日  
之所受而言非一定而不移之謂孔子曰畏天命  
孟子曰不立乎巖牆之下若使命果為一定之數非

今日之所能移則奚足畏亦奚不立乎巖牆之下  
其說之不通如此

道 九五條

道猶路也人之所以往來也故陰陽交運謂之天道  
剛柔相須謂之地道仁義相行謂之人道皆取往  
來之義也又曰道猶途也由此則得行不由此則  
不得行所謂何莫由斯道也及道也者不可須臾  
離也是也蓋取於由此則得行之義惟以其足以  
往來故不得不由此而行矣雖有二義實一理也  
又有以人之所行而言者若堯舜之道及三子者



北溪字義曰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道理也只是陰陽之理形而上者也孔子此處是就造化根原上論大九字義便是隨本文看得到濟濟乎如志於道可與適道在近乎類又是就人事上論聖賢與人說道多是就人事上說惟此一句乃是

不同道等是也又有以方法言者若大學之道及生乎今之世而反古之道是也然皆因通行之義而假借之故有天道有地道有人道及異端小道百藝之末皆得以道言之也北溪曰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孔子此處是就造化根原上論大九聖賢與人說道多是就人事上說惟此一句乃是贊易時說來歷根原愚謂不然謂天人一道則可為道字來歷根原則不可易語是說天道如率性之謂道及志於道可與適道道在邇等類是說人道說卦明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

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不可混而一之其不可以陰陽為人之道猶不可以仁義為天之道也倘以此道字為來歷根原則是以陰陽為人之道也凡聖人所謂道者皆以人道而言之至於天道則夫子之所罕言而子貢之所以為不可得而聞也其不可也必矣

道者人倫日用當行之路非待教而後有亦非矯揉而能然皆自然而然至於四方八隅遐陬之陋蠻貊之蠢莫不自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亦莫不有親義別叙信之道萬世之上若此萬世



之下亦若此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是也若佛老之教則不然崇之則存廢之則滅有焉而不為用無焉而不為損古昔堯舜禹湯文武之時世咸太平民皆壽考不以無二氏為患自佛老始盛以還人主崇奉之者不為不多然而大崇奉之則大亂小崇奉之則小亂非若吾聖人之道不能使天下一旦無焉故曰有焉而不為用無焉而不為損

孟子曰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所謂大路者貴賤尊卑之所通行猶

唐太宗即位併省州郡目山川形使分為十道玄宗開元初又分為十五道○宋太宗分天下為十五路至仁宗又分為二十三路

設羨○一僕之設七山谷有服羨移文此但泛舉戴七際疾之人也

本國五畿七道洎唐十道宋二十三路上自王公大人下至於販夫馬卒跛奚瞽者皆莫不由此而行唯王公大人得行而匹夫匹婦不得行則非道賢知者得行而愚不肖者不得行則非道故曰若大路然只在於安焉與勉焉之別而已若佛老之教及近世禪儒之說高唱空虛難憑之理好為高遠不可及之說非不奇而可喜非不高而可驚然奈其非通乎天下達乎萬世而不可須臾離之道何故欲辨吾儒與異端之真偽是非本不待費多言只察於其可得而離與不可得而離可矣



唐書王珙傳導文之  
鄙語不狂見

易系辭上第十二章云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  
形而下者謂之器本義  
云卦爻陰陽皆自形而  
下者其理則道也

道體二字不經見自宋儒發之伊川以陰陽無端動  
靜無始為道體晦庵以無聲無臭所以然之理為  
道體而就二家之說論之伊川之說自庶幾於一  
陰一陽之謂道之旨但不可立道體之名焉耳然  
易以氣言伊川以理言則其說雖甚似然意則異  
矣若晦庵之說於聖人之書本無斯理蓋淵源老  
莊虛無之說來或曰朱說本出於易形而上者謂  
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之說曰此狃聞朱說而誤  
會其義耳譬諸扇其生風是扇之道紙骨之類是  
器猶言炎上是火之道潤下是水之道也朱子之

意以為扇之生風是器其所以生風之理是道非  
也豈可指氣而為器乎  
佛氏以空為道老子以虛為道佛氏以為山川大地  
盡是幻妄老子以為萬物皆生於無然而天地萬  
古常覆載日月萬古常照臨四時萬古常推遷山  
川萬古常峙流羽者毛者鱗者裸者植者蔓者萬  
古常若此以形化者萬古常以形化以氣化者萬  
古常以氣化相傳相蒸生々無窮何所見夫所謂  
空虛者邪彼蓋出於用智廢學屏居山林默坐澄  
心所得一種見解而非天地之內天地之外實有



斯理九父子之相親夫婦之相愛儕輩之相隨非  
惟人有之物亦有之非惟有情之物有之雖竹木  
無智之物亦有雌雄牝牡子母之別况於四端之  
心良知良能固有於己者乎非惟君子能存之雖  
行道之乞人亦皆有之聖人品節之以為教耳非  
有強之故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  
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  
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故若聖人之道則非徒  
徵諸庶民考諸三王建諸天地質諸鬼神無所悖  
矣大凡至於草木蟲魚沙礫糟粕皆無所不合若

佛老之說求之天地日月山川草木民物諸彙皆  
無所驗可知天地之間畢竟是無此理

理九五條

理字與道字相近道以往來言理以條理言故聖人  
曰天道曰人道而未嘗以理字命之易曰窮理盡  
於性以至乎命蓋窮理以物言盡性以人言至命以  
天言自物而人而天其措詞自有次第可見以理  
字屬之事物而不係之天與人或謂聖人何故以  
道字屬之天與人而以理字屬之事物乎曰道字  
本活字所以形容其生々化々之妙也若理字本



但東云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宋儒本然復性之說本諸石梁王氏及仁齋先生皆以老氏之意而為非孔門之言也蓋樂者理性情之道也先王之教能養人性以成其性者莫尚焉且其為教立乎理之可言也思慮之可不用不知不識順帝之則故性情之說言唯詩興樂有之善惡哀樂亦人之所必有者也然其動之偏勝而不中節則必至傷中紀之氣以失其恒性從之所以難成也故立樂以教之性者人之所受天所謂中是也

故以焉嬰孩之初喜怒哀樂未用事之暇言之所謂人生而靜者是也是非謂必求復嬰孩之初也又非謂以靜虛由至也如樂能制其躁動防其過思故以其未甚暇言之耳如中庸未祭之中亦非以未祭之暇為大本為施功之地但謂人之性稟天地之中故先王之教之術守以之耳後儒不知古言不知古文辭又不知先王之教之術守以為本然之化習以義理說之遂成宋儒之陋王氏伊藤氏擬宋儒又之解而讀古文辭議其非孔門之言者何哉邪大心性之習不可得而別者也故古者諸性多以嬰孩之初言之耳

論按易不曰見天地之理而曰見天地之心可見理字不甲形谷天地生三化之妙也夫一粒芥子播種得地則可化生百億千萬芥子此有生氣也若湯燭火灼生一絕則不復芽矣若言理則不方動靜死生爭湯燭火灼那在具理哉可見理不可以語生三化之妙而唯一元氣乃造化之本也人而天地之生成万物道而人物之所以繁息滋生皆氣之所為而理不與焉而以易特言乾元資始坤元資生而月是以上更其具說

老子曰天理言各有攸當此吾道之所以與老佛自異不可混而一之也按天理二字屢見於莊子而於吾聖人之書無之樂記雖有天理人欲之言然本出於老子而非聖人之言象山陸氏辨之明矣象山陸氏曰天理人欲之言亦自不是至論若天是理人是欲則是天人不同矣此其原蓋出於老子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而知而後好惡形焉不能交躬天

理滅矣天理人欲之言蓋出於此樂記之言亦根於老氏聖人每以道字為言而及于理字者甚罕矣若後世儒者倘捨理字則無可以言者矣其所以與聖人相齟齬者何哉曰後世儒者專以議論為主而不以德行爲本其勢自不能不然且以理爲主則必歸于禪莊蓋道以所行言活字也理以所存言死字也聖人見道也實故其說理也活老氏見道也虛故其說理也死聖人每曰天道曰天命而未嘗曰天理曰人道曰人性而未嘗曰人理唯莊子屢言理字不勝其多彼蓋以虛無爲其道故也所以



但求云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宋儒本然復性之說本諸石梁王氏及仁齋先生皆以老氏之意而為非孔門之言也蓋樂者理性情之道也先王之教能養人性以成其性者莫尚焉且其為教立乎理之可言也思慮之可用不知不識順帝之則故性情之說唯唯詩興樂有之善也哀樂亦人之所必有者也然其動之偏勝而不中節則必至傷中知之氣以失其恒性從之所以難成也故立樂以教之性者人之所受天所謂中是也

故以焉嬰孩之初喜怒哀樂未用事之暇言之所謂人生而靜者是也是非謂必求復嬰孩之初也又非謂以靜虛由至也四樂能制其躁動防其過思故以其未甚敗言之耳如中庸未究之中亦非以未究之暇為大本為施功之地但謂人之性稟天地之中故先王之教之術守以之耳後儒不知古言不知古文辭又不知先王之教之術守以為本然之化習以義理說之遂成宋儒之陋王氏伊藤氏擬宋儒又之解而讀古文辭誤其非孔門之言者何哉邪大心性之習不可得而別者也故古者諸性多以嬰孩之初言之耳

歿字從玉里聲謂玉石之文理可以形容事物之條理而不足以形容天地生々化々之妙也蓋聖人以天地為活物故易曰彼其見天地之心乎老氏以虛無為道視天地若歿物然故聖人曰天道老子曰天理言各有攸當此吾道之所以與老佛自異不可混而一之也按天理二字屢見於莊子而於吾聖人之書無之樂記雖有天理人欲之言然本出於老子而非聖人之言象山陸氏辨之明矣象山陸氏曰天理人欲之言亦自不是至論若天是理人是欲則是天人不同矣此其原蓋出於老子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而知而後好惡形焉不能交躬天

理滅矣天理人欲之言蓋出於此樂記之言亦根於老氏聖人每以道字為言而及于理字者甚罕矣若後世儒者倘捨理字則無可以言者矣其所以與聖人相齟齬者何哉曰後世儒者專以議論為主而不以德行爲本其勢自不能不然且以理爲主則必歸于禪莊蓋道以所行言活字也理以所存言歿字也聖人見道也實故其說理也活老氏見道也虛故其說理也死聖人每曰天道曰天命而未嘗曰天理曰人道曰人性而未嘗曰人理唯莊子屢言理字不勝其多彼蓋以虛無爲其道故也所以

五言



豈以學後為長也  
又如孟子曰大人者  
不失赤子之心者也  
亦宋儒復初之說  
所本也殊不知大  
人乃大舜之誤耳

詩人王月十四李長言錦  
斐句非不奇也而牛鬼  
蛇神大甚所云施諸廟  
廟則駭矣

牛鬼一〇魚隱叢話  
李長言下杜牧之云元知  
中韓吏部二頗道耳謂  
詩荒國侈殿搜莽丘  
墮不足為其恨悲心  
愁也鯨吐鬣擲牛鬼  
蛇神不足為其虛荒  
誕幻也

又歐通志卷嚴法清  
涼疏百上十卷見氏曰  
唐僧澄觀撰觀音居清  
涼山號清涼國師師韓  
愈贈之諡者文元公有  
言曰明法身之體者莫  
辨於楞嚴明法身之用  
者莫辯於華嚴學佛  
者以為不刊之論

措詞自不能不如此吾故曰後世儒者以理為主  
者為其本從老氏來也

理義二字亦相近理是有條而不紊之謂義是有宜  
而相適之謂河流派別各有條理之謂理水可舟  
陸可車之謂義不修其身而求禱鬼神萬無感應  
者理也宗廟五祀可禱而牛鬼蛇神一切淫祀之  
類不可禱者義也推若此之類可以識其別矣程  
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其說固也然未盡若此  
則理是在物義是在己以孟子理義之悅我心猶  
芻豢之悅我口之言觀之則見理義兩者本自天

下之至理而以吾心即仁義之良心故理也義也  
皆與吾心相適故曰猶芻豢之悅我口也豈一以  
屬物一以屬己而可乎哉

中庸序曰愈近理而大亂真胡雲峰曰此之虛虛而  
有彼之虛虛而無比之寂寂而感彼之寂寂而滅  
學者粗聞其說皆以謂吾儒與佛者異處唯在於  
用上而至其理之體則本甚相近可謂亂道之甚  
也夫有斯本則必有斯末有斯末則必不可無其  
本非徒於其用處相反其體之相異猶水火黑白  
彌之相反生死人鬼之相隔邈乎不可相入若謂愈

吾五



韓退之考張籍書曰  
君子之說告世人為  
至矣駁雜之說比吾所  
以為戲耳比之酒色不  
有同年君子訖之似同  
浴而訖裸裡也

清涼國師名澄觀唐  
人注華嚴經唐僧  
名澄觀者有曰韓文  
有贈澄觀詩非清涼  
也事詳于顏語陽秋

陷陷佛氏說理多言  
深昭明太子有真俗  
諦義以其不謂不生不  
滅者為真諦以儒七  
之入備日用事物當然  
之道為假諦

以定休立名第一義諦  
世諦以廢此立日  
真諦一為俗諦真諦  
亦名第一義諦俗諦亦名  
世諦功臣以忠功子以孝  
翻回以治功家以知私善  
亦天堂之樂德非顯地  
微之若依俗諦中真  
諦彰本寂之理一性泯然  
所以實際理地不受一  
塵具非双泯能所俱亡  
指方象為真如會三乘  
級實際以依真諦也翻譯  
又龍舒心注注四諦苦  
集滅道是也謂真理  
審諦非徒說也  
○華嚴經玄談二今日  
約事理二門理為真諦  
為真事為俗諦為真  
○疏鈔十三中萬類差別  
○亦鏡錄十七云更復開  
論七種二諦一二諦更用

近理則所謂同浴而笑人之裸體者而儒之與佛  
何相反之有若謂吾寂寂而感彼寂寂而滅則諺  
所謂改頰為面者而亦何相異之有豈非亂道之  
甚也耶大九體用之說本起於近世聖人之書無  
之唐清涼國師華嚴經疏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從伊川用此二句入于易傳序中儒者視以為至  
珍至寶而不知其說本自禪學來夫佛者以寂滅  
為吾真體而不能悉滅人事故說真諦說假諦自  
不能不立體用之說殊不知一陰一陽天道之全  
體仁義相行人道之全體外此無所謂體亦無所

謂用不可以體用說聖人之學如此若立體用則

理為體事為用體本而用未體重而用輕近思錄

論道體存養諸卷都為學問之本根而論孟等書

及為無緊要之書主靜無欲等說獨為其躰而孝

弟忠信總為之用其害道特甚而若虛字寂字本

皆佛老之常言而於吾聖人之書皆無之但易咸

大象曰君子以虛受人繫辭曰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虛字寂字總見於此耳然咸卦所謂

虛云者謂中無私心繫辭所謂寂云者贊著之德

通云爾非謂理之體也且若寂字程子亦只假之以

○困學紀聞是操近日用本釋  
○孟子在云楊氏與曰異端諸結於中國而不解者以名士大夫主之也故唐則韓琦王縉白居易  
裴休梁燾也宋則王安石種師黃庭堅張商英也故上而君相下而國里信之而不疑  
○金剛般若不據假者論公佛所說法咸快一諦一者俗諦二者真諦  
○宗鏡九十二卷註曰真諦也涅槃道是俗諦伊那有元  
○法是

○疏鈔十三中萬類差別

故各俗諦立性一呼致者真諦

○金剛般若不據假者論公佛所說法咸快一諦一者俗諦二者真諦

○宗鏡九十二卷註曰真諦也涅槃道是俗諦伊那有元

○法是



字部通并有宋一代  
禪學盛行一版名臣賢  
士不徒其文元陳忠肅  
好之如富鄭公呂甲云  
韓持國趙國道諸賢皆  
好之云云  
○又卷四有宋一代禪字  
盛行於世宋以前禪子  
由唐人明以儒佛為同南  
渡以後張子韶輩始陽  
儒而唐仙以儒仙為同  
其好仙也直陽儒而陰仙  
其好仙也諳世也道并降  
之休所闕非細故也

森羅萬象○翠巖云  
九口故法句經云及  
一法之所印也以遷多也  
維摩詰經不思識品第  
云日爾時舍利弗見此至  
中无有林座作是念長先  
維摩詰知其意謂舍利  
弗言云仲仁者為法來耶  
亦林座耶云於是長先  
維摩詰現神通刀即脫  
彼佛遣三萬二千師子之座高廣深淨未入維摩詰室諸菩薩大弟子觀林座四天王等皆所未見其室

廣博悉包容三萬二千師子之座  
每所妨礙亦毘耶初城及爾浮提四天下亦不迫近悉見如此○又曰維摩  
詰言唯舍利弗說佛菩薩  
有解脫名不可思議  
若菩薩住是解脫七  
以須彌之高廣內芥子  
中五莖增減須彌山王  
本相如故而四天王初利  
註天不覺不知已之入  
唯忘度忘乃見須彌入  
芥子中是名不可思議  
解脫法門

硬語○韓文薦士詩  
空盤一安帖刀排耳  
云云

論心初學者不知易之本肯以為聖人之肯本如  
此可謂謬矣。大抵宋之一代禪學大行于天下文  
武百官男女老少九識字者皆莫不學禪故儒者  
習聞其說而不覺自以其理解吾聖人之書後學  
亦只以為為吾聖人之學真如此恬不知怪可憫也  
哉

程子曰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既應  
不是後沖漠無朕四字出於莊子萬象森羅四字  
多見佛書蓋即維摩所謂芥子納須彌之理也維  
摩之室設三萬二千獅子座亦即此理譬猶懸鏡

室中人畜器用皆歷々可見其數有限不增不減  
而後可也然而建諸天地則皆悖蓋天地之化生  
生無窮有則愈有無則愈無當其有之盛則愈相  
倍蓰雖極天下之巧不能算焉儻至於無之極則  
滅而又滅泯然斯盡無跡之可尋此天地之妙也  
故聖人之道所以為真實正當之教而老莊所謂  
沖漠無朕芥子納須彌等說實出於世俗陋見飾  
以硬語耳本甚淺近易到程傳則謂動靜無端陰陽  
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蓋指佛老而言可謂至  
言矣

易  
言矣



德 九四條

韓子曰見原道

德者仁義禮智之總名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韓子亦曰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是也然謂之德則仁義禮智之理備而其用未著既謂之仁義禮智則各見於事而有迹之可見故經書多言德而又言仁蓋為此也

禮記曰酒義俎豆有教曰聖之而將之以教曰礼以体長幼曰儀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建故聖人務焉

德字及仁義禮智等字古註疏皆無明訓蓋非不能訓之以本不可訓也何者學者之所常識而非字訓之所能盡也晦庵曰德者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此語本出於禮記但禮記作者有得於身晦庵

中庸仁者人也親之大義者且也尊賢為大說文天顛也三高在上從一大也

改身字而作心字然禮記所謂德者得也者猶言仁人也義宜也天顛也地示也皆假音近者以發其義本非正訓也若以德為得之義則德是待脩為而後有豈足盡本然之德哉語曰據於德中庸曰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是等德字皆有道字之意便指仁義禮智之德而言觀其據字入字可見矣又曰由知德者鮮矣又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夫有一物而後謂之知又謂之好若宋儒之所謂則知好二字意義不通

道德二字亦甚相近道以流行言德以所存言道有



言正字義 卷之二  
所自導德有所濟物中庸以君臣父子夫婦昆弟  
朋友之交為達道以知仁勇為達德是也若推而  
言之則一陰一陽天之道也覆而無外天之德也  
剛柔相濟地之道也生物不測地之德也或補或  
瀉藥之道也能療病活命藥之德也或炎或燒火  
之道也能調和飲食火之德也由是觀之道德二  
字之義自當分明

聖人言德而不言心後儒言心而不言德蓋德也者  
天下之至美萬善之總括故聖人使學者由焉而  
行之若心本清濁相雜但在以仁禮存之耳孔子

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又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孟子  
曰有恒產則有恒心無恒產因無恒心曰仁曰矩  
曰恒是德心則在處之如何耳是聖人之所以言  
德而不言心也而後儒見心而不見德故以心為  
重而一生功夫總歸之於此所以學問枯燥無後  
聖人從容盛大之氣象蓋坐此故也

仁義禮智 九十四條

慈愛之德遠近內外克實通徹無所不至之謂仁為  
其所當為而不為其所不當為之謂義尊卑上下  
等威分明不少踰越之謂禮天下之理曉然洞徹



物但求云仁義禮智為性助於廉儒而後於宋儒緣五行之說也然孟子亦曰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又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身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是其所祖述也仁有先立務言仁義禮智之非性也可謂善獲于孟子之意也孟子固以仁義禮智根於心為性非以仁義禮智為性也

無所疑惑之謂智天下之善雖衆天下之理雖多然仁義禮智為之綱領而萬善莫不自總括於其中故聖人以此四者為道德之本體而教學者由此而脩之也

仁義禮智之理學者當以孟子之論作本字註脚着蓋孔門學者以仁義禮智為家常茶飯不復有疑於其間故門人弟子惟問其所以為之方夫子亦以其所以為之方告之而未嘗論仁義禮智之義故今不能據其詞而推其理至孟子時則聖遠道湮學者非惟不得脩仁義禮智之方亦併仁

義禮智之義而不知之故孟子為學者諄々然明論其理指其源委委曲詳悉無復滲漏故學者當原之於孟子察其義理而後會之於論語求其全體則茲無餘蘊矣程朱諸家所以不免於仁義禮智之理有差者蓋為不知原之孟子而徒就論語言詞上理會仁義禮智之理焉耳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又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學者就此



原原言自盤康上若火  
之一千一不中獨通  
襄陵書堯典篇三懷  
山一一浩公滔天

二章求之則於仁義禮智之理自釋然矣其意以  
為人之有是四端即性之所有人人具足不待外  
求猶四體之具於其身苟擴而充大之則能成仁  
義禮智之德猶火之始燃自至於燎原之熾泉之  
始達必至於襄陵之蕩漸々循々其勢自不能已  
焉至於後一章其義尤分明無復可疑所謂人皆  
有所不忍有所不為者即惻隱羞惡之二端也而  
謂達之於其所忍所為而後能為仁為義則見四  
端之心是我生之所有而仁義禮智即其所擴充  
而成也

附按周子通書誠意  
為章從愛曰仁宜曰義  
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此  
以仁義禮智為性也伊  
好學論曰性具善曰仁  
義禮智信目是而後遂  
以仁義禮智為性之理  
善退之原性亦以仁義  
禮智為性固前乎伊  
矣而後也伊於者專本  
伊川故此奉伊川也

仁義禮智四者皆道德之名而非性之名道德者以  
徧達於天下而言非一人之所有也性者以專有  
於己而言非天下之所該也此性與道德之辨也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  
下之達德也孟子曰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仁  
義為道德之名彰々矣自漢唐諸儒至於宋濂溪  
先生皆以仁義禮智為德而未嘗有異議至於伊  
川始以仁義禮智為性之名而以性為理自此而  
學者皆以仁義禮智為理為性而徒理會其義不  
復用力於仁義禮智之德至於其功夫受用則別



致良知王陽明兼大學  
之致知孟子之良知而  
論致良知之學不即  
物窮理而專立本心故  
稱心學

淵梅云郁子非不知仁  
致良知之為美而疑  
人性之善故孟子曉之  
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  
之心也恭敬之心禮  
也是非之心智也此以已  
之心配之天下之行以明  
人性之善也故曰我固  
有之也非以仁致良知  
為性之名也

○海慧禪師云亦羅萬  
象至性而極百川表派  
至海而極一切聖賢至  
佛而極一切教法至因  
而極曰貝華嚴法玄  
談一

○系統易曰君子慎始  
若毫釐謬以千里比之  
謂也

立持敬主靜致良知等條目而不復徇孔氏之法  
此予之所以深辨痛論繁詞累言聊罄愚衷以不  
能自己者實為此也非好辨也或曰伊川何以謂  
仁義禮智為性耶蓋觀孟子仁義禮智非由外鑠  
我也我固有之也及仁義禮智根於心之語以為  
仁義禮智是性而不再推到孟子之意所在殊不  
知其所謂固有云者固與謂之性自不同蓋孟子  
之意以為人必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是四  
者人之性而善者也而仁義禮智天下之德而善  
之至極者也苟以性之善而行天下之德焉則其

易也猶以地種樹以薪燃火自無所窒礙故擴充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則能成仁義禮智之德  
而雖四海之廣自有易保焉者矣蓋人之性不善  
則欲成仁義禮智之德而不得唯其善故得能成  
仁義禮智之德故謂仁義即吾性可也謂吾性即  
仁義亦可也但以仁義為性中之名則不可也所  
謂固有者意蓋如此其理甚微所謂毫釐千里之  
差實在於此學者不可不反復體察焉而其所謂  
根於心者本對霸而言夫霸者之行仁義也皆假  
之以濟己之欲而非己之真有也王者之行政也

語孟字義 卷之上 二十五



書曰○商書仲虺之誥文

非惟外由仁義而行實根抵於中心而無往而不  
在仁義禮智故曰根於心其義豈不明哉  
聖賢論仁義禮智之德有自本體而言者有自修為  
而言者其自本體而言者若書曰以義制事以禮  
制心及論語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所謂仁人  
之安宅也義人之大路也及居仁由義大人之事  
備矣及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等語皆是也其  
自修為而言者若四端之章及人皆有所不忍達  
之於其所忍仁也等語是也本體云者即德之本  
然謂天下古今之達德也修為云者乃指人能修

仁義禮智之德而有於其身而言

仁義二者實道德之大端萬善之總腦智禮二者皆  
從此而出猶天道之有陰陽地道之有剛柔二者  
相須相濟而後人道得全故中庸曰仁者人也親  
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  
禮所生也孟子亦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  
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  
斯二者是也其理尤分明矣而宋儒專謂仁一事  
實兼義禮智三者其言終為定說而學者莫能識  
其說之謬孔孟也自今以往學者只當按孟子及

宋儒專謂○程子易傳  
乾象下云四德之元猶五  
帝之仁偏言則一事專  
言則包四者蓋偏言則  
唯是愛之理專言則心  
之仁所由者之理初五  
具中此本專謂者指專  
言之仁而言



學嚴陸疏劄記云性  
復五際動靜源言眾  
妙而有餘超言思而退出  
者其唯法界歟○**原文**  
么動靜一原者法界體  
也動靜一原也靜即復也  
動靜迷悟各有二門所  
迷真性一原莫二莫二  
之源即是一體也○又曰  
動靜一原具三義也動即  
是事靜即是理一事一  
源即事理互礙法界  
也

易中庸之旨為之準則而可

仁與義猶陰陽之相濟而不可相勝水勝火則不濟  
用火勝水則燬而竭仁義之不可偏勝亦如此仁  
而無義則非仁墨子之仁是也義而無仁則非義  
楊子之義是也故聖人曰仁則有義在曰義則有  
仁在

孔門學者以仁為其宗旨若家常茶飯然出入起居  
莫不從事於此而觀夫子答門人問仁多舉道德  
之旨而與愛字不相干涉何也蓋仁者之心以愛  
為體故其心寬而不偏樂而不憂衆德自備故夫

子每必舉仁者之必而答之曰仁者其言也詎仁  
者不憂仁者先難而後獲仁者如射是也皆自  
愛流出而自成衆德故也學者須理會孔孟之奧  
旨不可以字義求之也

宋儒以仁為性予深以為害于道者若從宋儒之旨  
論之則性為未發情為已發仁之存於未發之中  
猶水之在于地中仁之不能下手猶水在於地中  
則不可施澄治之功其用功夫纔在發用上而於  
其本體則無奈之何故別立守敬主靜等說以補  
之謂如此則不違於仁而義自在其中矣其功夫

如此則一具中矣○子  
子若子篇仁人也章  
集注之文



可謂甚疎矣是以仁義禮智之德終為虛器而無  
復用力於仁者矣且孔孟說仁之言皆為纒言其  
用而無一及于體者則孔孟之言豈非失之一偏  
而其理不備者哉與孔門之教法同乎不同學者  
默而識之可也

義訓宜漢儒以來因襲其說而不知意有所不通中  
庸謂義宜也者猶言仁人也禮履也德得也誠成  
也但取其音同者發明其義耳非直訓也學者當  
照孟子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暨人皆有所不為達  
之於其所為義也等語求其意義自可分明設專

漢書雁文傳又復請  
將軍曰吾益知吳壁  
曲折請復往注師言  
只曲折摘言亦由也

以宜字解之則處々窒礙失聖賢之意者甚多矣  
禮字義本分明然於禮之理甚多曲折非學明識達  
者不能識焉蓋禮之難知不在於節文度數繁縟  
難識而專在於斟酌損益時措之宜何則古禮多  
不宜於今而俗禮亦不可全用漢禮多不通於  
本國而俗禮本無意義若欲準古酌今隨於土地  
合於人情上自朝廷下至於閭巷使人循守而樂  
行之則非明達君子不能作焉故聖人之所謂知  
禮者不在識名物度數之詳而在知禮之理而能  
損益之也



程子曰水之性情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也又曰水之性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之字或向

聖人所謂知者與後儒所謂知者亦負然不同所謂知也者自脩己而及乎治人自齊家而及于平天下皆有用之實學而非泛然從事於事物之末者也觀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之法起於誠意而至平天下而止焉則其所謂格物致知者亦不出於誠意以下六條之外而不在一草一木之察

孔子並言仁智而孟子以仁義連稱之何哉蓋孔子主進學而言智以知之仁以守之乃進學之要故為學者而言之也孟子主道之本體言人道之有仁義猶天道之有陰陽地道之有剛柔蓋懼後世

之學問陷于一偏而為楊墨之流也或以為孟子始以仁義並稱非也易中庸及莊子等書亦皆以仁義連稱之則孟子特從當時之名稱也蓋可從而從之非以意創始之也

佛老之所以與吾儒異者專在於義而後儒之所以與聖人相差者專在於仁其故何哉佛氏以慈悲為心平等為道故以義為小道而慢棄之殊不知義者天下之大路苟舍義則猶棄正路而由荆棘其不可行也必矣若後儒者其德量淺狹差別甚過而無包容含弘之氣象故視仁泛然若無緊要



橫渠孟子說云敦篤  
虛靜者仁之本也思  
錄并四卷取之

者而不知其自陷於刻薄之流是所以與聖人相  
差也

孔孟以後能知仁者鮮矣蓋非知見之不及特無其  
德也漢唐儒者議論雖淺猶未失古意去仁未甚  
遠為其不用意見也至於宋專以仁為理於是離  
仁之德益遠矣甚而至於以無欲為仁之體虛靜  
為仁之本非止不識仁之德其害於孔孟之旨實  
甚矣伊川論心譬如穀種生之性即是仁是所謂  
以仁為理者也延平云當理而無私心仁也是可  
以訓誠字而不可以訓仁字若以當理而無私心

知

吾前漫錄云心性之辨何如曰性者生乎心而根於心者也人之初生淨氣以為生之本純粹精一其名曰性性為之

訓仁將以何語訓誠字乎不深考焉耳

心 九四條

心者人之所思慮運用本非貴亦非賤凡有情之類  
皆有之故聖人貴德而不貴心論語中說心者纔  
有其心三月不違於仁及從心所欲不踰矩及簡  
在帝心三言而已然皆不以心為緊要至於孟子  
多說心然亦皆指仁義之良心而言不特說心曰  
本心曰存心是也大九佛氏及諸子盛言心者本  
不知德之為可貴而妄意杜撰耳與孔孟之旨實  
霄壤矣

皆從此生是形與心皆  
以性生但心之得氣為  
先其虛冥知覺又性之  
所以神明而獨為大體  
非眾物所得而比也然  
與性並言則不能無先  
後大小身但心之初生  
由性而有及其既成性  
乃在焉則心性遂若無  
所別矣故曰仁義之心  
以性之在心言耳又曰  
惻隱羞惡之心以情發  
乎心言耳夫性既在心  
則情亦發乎心矣張子  
有心統性情之說求子  
以為性情之上皆着心  
字所以言心統性情比  
猶未究心性之生與其  
本也天下無性外之物  
心之在人亦是一物而  
不在性之外性豈心之  
所能統乎故掌辟之心  
則朝廷性則人君朝廷

孟子子義 卷之上



政教乎令之所自出而  
君實主之若以政教乎  
令之所出而謂朝廷  
統乎人君乎乎寧之朝  
廷老人君之所建立而  
同以居之也非人君  
不知朝廷之所尊非性  
不知心之為大此可以  
知心性之辨  
元元元年九月十一日夜  
晉之於隆下

論心者當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本夫人之  
有是心也猶有源之水有根之草木生稟具足隨  
觸而動愈出愈不竭愈用愈不盡是則心之本體  
豈有實於此者乎今乃以心為虛者皆佛老之緒

橫渠曰心統性情非也孟子曰存心養性又曰動心  
忍性以此觀之心自是心性自是性所指各殊若  
以心為統性情則單言心而可既言存心而又言  
養性則其言豈非贅乎而偏言養性而遺情字則  
其言亦偏矣蓋養性則情自正不別用脩精功夫  
也

論心者當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本夫人之  
有是心也猶有源之水有根之草木生稟具足隨  
觸而動愈出愈不竭愈用愈不盡是則心之本體  
豈有實於此者乎今乃以心為虛者皆佛老之緒

莊子徒充符云仰在日  
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  
止水唯止能止氣止之  
層嘉曰周之曰鑑明則  
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  
與賢人必則止過則  
明鏡止水四字莊子亦  
不連用今據二知流而  
言也  
程子遺書十云日亦  
子之心子聖人之心若  
曰聖人之心如明鏡如  
水又云聖人之心如止  
此字先儒身行程子

餘而與聖人之道不止薰蕕學之不講一至於此  
可懼也夫

明鏡止水四字本出於莊子於聖人之書本無此語  
亦無此理先儒以此喻聖人之心吾觀其益天淵  
矣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  
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且孔子食於有喪  
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何所見其  
為明鏡止水乎夫聖人之道以彝倫為本而以恩  
義為結千言萬語皆莫不以此為教今夫佛老之  
為教也以清淨為本無欲為道暨乎功夫既熟則



弁髦。○左昭九年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文武成康之建母庸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有豈如弁髦而因以散之。杜預曰童子每髦始冠必三加冠成禮而弁其始冠故云然。  
綴旒。○詩高頌長發。綴旒。○注下則謂候也。綴旒。○注下則謂候也。綴旒。○注下則謂候也。

其心若明鏡之空若止水之湛一疵不存心地潔淨於此恩義先絕而彛倫盡滅視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交猶弁髦綴旒然與聖人之道相反猶水火之不可相入夫草木生物也流水活物也雖寸苗之微然養之而不害則可以參雲雖源泉之小然進而不已則可以放乎四海人心亦然養而不害則可以與天地並立而參矣故孟子之論心每以流水萌芽為比而未嘗以明鏡止水為譬何者可以生物比生物而不可以死物喻生物也虛靈不昧四字亦出於禪書即明鏡止水之理學

但深先生之性者生之質也宋儒所謂氣質者是也其謂性有本然有氣質者蓋的

者不可不明辨極論以洞知其是非得失之所究也

性九五條

孟子曰漢書董仲舒傳對策云命者天之令也性者天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

子而謂人性皆不與聖人異其別者氣質耳原欲聖化氣質以爲聖人若使唯本然而無氣質則人之聖人矣何用子而名使推氣質而本然之性則雖存益何用字向是求儒所以立本然氣質之性之意也然胎之初氣質已具則其以清本然之性者唯可屬之天而不可屬於人也又以為理莫有所屬雖氣質所屬實有所不屬

性生也人其所生而無加損也董子曰性者生之質也周子以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不剛不柔而中焉者爲五性是也猶言梅子性酸柿子性甜其藥性温其藥性寒也而孟子又謂之善者蓋以人之生質雖有萬不同然其善善惡惡則無古今無聖愚一也非離於氣質而言之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萬世論性之根本準



者存則金匱數人何擇也故又歸諸正通編塞之說而本然之說終不至焉可謂安說已書曰惟人萬物之靈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釋之曰有物又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從文言曰利貞者性情也大傳曰成之者性是皆古人言性者也合而視之明者規也蓋靈頑之及然亦非求儒虛靈不昧之謂中偏之對然亦非求儒不偏不倚之謂皆指人之性善後以言之也

辟諸在中者之可以左可以右可以前可以後也後氣也美也美也故是人之性也是亦謂焉善後也孔子又曰上知此下愚不移亦謂其性善也謂人之性不可變也成之者性謂其以成就各隨性殊也人之性萬品剛柔怪重遲疾動靜不可得而變矣然皆以善移為其性習善則善習惡則惡故聖人率人之性以建教俾學以習之及其成性也剛柔輕重遲疾動靜亦各隨其性殊唯下愚不格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氣質不可變聖人不可至而虐九佐用之從各以其性殊豈不然乎先王教詩書禮樂辟如知凡耳雨長

則也而孟子宗孔子而願學之其肯豈有二也乎哉孟子固言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可知其所謂性善也者即述孔子之言者也然後儒以孔子之言為論氣質之性孟子之言為論本然之性信如其言則是非孔子不知有本然之性孟子不知有氣質之性者乎非惟使一性而有二名且使孔孟同言而猶與此借用前美惡相混也清濁一濁不可適從其言支離决裂殆不相入若此夫天下之性參差不齊剛柔相錯所謂性相近是也而孟子以為人之氣稟雖剛柔不同然其趨于善

則一也猶水雖有清濁耳苦之殊然其就下則一也蓋就相近之中而舉其善而示之也非離乎氣質而言故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蓋孟子之學本無未發已發之說今若從宋儒之說分未發已發而言之則性既屬未發而無善惡之可言猶水之在於地中則無上下之可言今觀謂之猶就下也則其就氣質而言之明矣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其意以為鷄犬之無知固不可告之以善若人之情雖若盜賊之至不仁然譽之則悅毀之則怒知善善而惡惡則足與

語孟字義 卷之七 三十三



養萬物之謂之畜。雖殊  
乎其得養以長者皆  
然。竹得之以成竹。木  
得之以成木。草得之  
以成草。穀得之以成  
穀。及於人也。以信言  
室衣服飲食之用  
不為猶人得先王之  
教。以成其材。以宮六  
官九官之用。已其所  
謂習善而若亦謂得  
其養。以成材。辟諸豈  
年之穀。可食焉。習思  
而思。亦謂其養。以  
不成。辟諸凶歲之糶  
不可得而食焉。則可  
必求。要其氣質。以至  
聖人。身是無它。宋儒  
不循聖人之教。而每  
意求為聖人。又不知  
先王之教之妙。乃取

請其體。造作持。致。形。理。廣。天。理。去。人。欲。種。工。又。遂。以。立。其。本。然。之。說。身。仁。有。先。生。活。物  
死之誠。誠。十歲之身  
識也。物。祇。未。知。先。王  
之。教。區。守。子。子。子  
辨。之。言。以。為。學。問。之  
法。身。言。然。未。始。言。者  
豈。不。惜。乎。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  
相遠也。本。節。字。之。言  
而非。論。性。者。焉。蓋。言  
君子。此。民。方。且。未。學  
不。是。相。遠。及。習。先。王  
之。道。以。成。君子。之。化  
而。後。見。其。於。民。有。習  
壞。之。矣。身。故。其。所。謂  
性。相。近。者。亦。謂。中。人  
已。中。庸。曰。率。性。之。道  
道。本。為。先。氏。之。徒。以  
先。王。之。道。為。偽。故。子  
思。言。先。王。率。人。性。以  
立。道。非。強。之。耳。亦。非

為善是乃吾所謂善者也非謂天下之性盡一而  
無惡也以此觀之則孟子所謂性善者即與夫子  
性相近之旨無異益彰々矣

或曰孟子性善之旨皆就氣質而論其旨明矣猶亦  
有證左乎曰孟子嘗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  
猶人之性與又曰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  
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  
之於味也可見孟子性善之說本就氣質論之而  
非離乎氣質而言之也其他若曰動心忍性曰形  
色天性也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

也鼻之於臭也四支之於安佚也性也皆以氣質  
論之益分曉矣而孟子之說必歸于一而止不可  
有二三論氣質之性則本然之說不行矣既立本  
然之說則不可復雜氣質之說也其欲明聖門仁  
義之旨於天下萬世而必不可為若此含糊不決  
之論以誣罔後世學者也故曰孟子性善之說就  
氣質而論之非離乎氣質而言之者也

宋儒所謂性善云者畢竟落于無善無不善之說伊  
川曰性即理也而以孟子所謂性善當之然而孟  
子所謂性善者本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言



謂率性則自然有道也孟子性善亦思子之意耳觀其曰股亮之服誦亮之言行亮之行是亮而已矣則所謂人皆可以為堯舜者亦非謂聖人可學而至矣曰仁義禮智根於心耳則所謂性善亦非謂人性皆與聖人同矣祇如告死罪犯刑之前其說已美湍水之前亦謂人之性善極矣孟子極言析之以立內外之說是好斥之甚遂辱宋儒之謬焉其與荀子性惡皆立門戶之說言一端而遺一端者也子雲善惡混

康節性有三品豈特理勢至於獲子瞻也若惡則似氏之意矣政陽子曰性非聖人所先身見故仁有先生教孟子性善而曰人之生質亦有萬不同然其善惡之心也立古今立聖愚也心可謂善說孟子已然也善惡之心豈必有善惡乎其人必曰吾爭好也未能為宋朝則亦何益哉苟能信先王之道則同性善惡初固性惡益知苟不信先王之道則同性善自辨同性惡月景故荀孟並用之辨也故聖人所不言也病比日在欲以言治喻不信我之人使其信我焉不惟不能使其信我乃啓千古紛紜之論言語之弊豈不大乎

之故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又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

下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皆就人心發動之上明之非宋儒所謂本然之云晦延平李氏云動靜真偽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也惟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真於未始有偽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楊子法言性善惡混惟其善則為善人惟其惡則為惡人宋咸注云楊子之意謂孟子已言人性善是論上品矣荀子已言人性惡是論下品矣而未及中品故於此謂人之性善惡混非謂人皆然也溫公注云夫性者人之所受於天以生者也善與惡必兼有之猶陰之與陽也是故聖人不能無善也愚人不能無惡其所受多少之間則殊矣善多而惡少為聖人惡多而善少則為愚人善惡相半則為中人聖人之善不能勝其善愚人之善不能勝其惡必曰聖人每善則安用學矣必曰愚人每惡則安用教矣韓退之原性曰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者善而已中者可導而上下下者惡而已

所謂動靜真偽善惡也惟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此言最可疑豈外世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別有動靜真偽善惡者乎哉若果謂有之則必非虛見則安見耳而謂性之善在於未始有善惡之先則是求吾身於父母未生之前也最非儒者之理凡謂善則必對惡言之然有善有惡者其常而推至於其極焉則必歸于善而止何也人之性有剛柔善惡之不同夫人能識之不待賢者而後知焉若揚之善惡混韓之有三品之說是也然非究而論之者雖盜賊之至不善然乍見

孟子性善論 卷之七 五



謂率性則自然有道也孟子性善亦思子之意耳觀其曰服充之服誦充之言行充之行是充而已更則所謂人皆可以為堯舜者亦非謂聖人可學而至矣曰仁義禮智根於心耳則所謂性善亦非謂人性皆與聖人同矣祇如告死子犯柳之前其說見美湍水之前亦謂人之性善極孟子乃極言析之以立內外之說是分其之甚遠是宋儒之謬焉其與荀子性惡皆之門戶之說言一端而遺一端者也子雲善惡混

康節性有三品豈情知仁有先生教孟子性善而曰人之生質皆有善不同如其善之思之也心立古今至聖思一也所謂告說孟子已述而有善之思之之心豈必可使為善乎其人必曰吾善好也未能為求朝則亦何益哉苟能信先王之道則同性善益初固性惡益勉苟不信先王之道則同性善自與同性惡自棄故荀孟善惡之辨也故聖人所不言也病比日在欲以言治喻不信我之人使其信我焉不惟不能使其信我乃啓千古朽之論言語之弊豈不大乎

之故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又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sub>下</sub>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皆就人心發動之上明之非宋儒所謂本然之云晦庵集註曰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即性即理也之謂也夫有跡之可見而後謂之善若<sub>跡</sub>有跡之可見焉則將指何者為善既<sub>不</sub>有惡之可見則又無善之可見故雖曰渾然至善然實空名而已矣延平曰動靜真偽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非性之

善也其常而推至於其極焉則必歸于善而止何也人之性有剛柔善惡之不同夫人能識之不待賢者而後知焉若揚之善惡混韓之有三品之說是也然非究而論之者雖盜賊之至不善然乍見



學者猶且不能求諸  
先王之教而唯其論  
是務非也哉

楊慎云文子引老子曰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  
而動性之欲也漢儒取入  
孔記遂為性善若知真  
子元子宋儒又洗垢索  
疵曲為訛評但知其出  
于經則護符交贊此亦  
矯人之現場也

張鼎思代解篇云文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此語與樂記相出入性之善樂記作性之欲史記作性之願徐廣曰頌答也容字也文子姓字名研字文子論許然見廣書藝文志及唐書  
史記元在列傳贊太史公曰老子言黃道虛在因心變化控五為故著書詳稱微妙唯論淮南子原道訓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月情忘憂常後而不先  
吉有漫錄云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此語未精非孔子之言夫性不可動靜言而動靜皆性也豈可以靜為天性而動為物欲乎若靜為

孺子之將入于井必有怵惕惻隱之心人有嗜慾可以受噉爾之食可以攫東家之處子然必有羞惡之心為之阻隔不敢縱其貪心非性之善豈能然乎是孟子論性善之本原也非有大聖賢者出而指其迷途解其紛亂孰能定之故性即理也之說畢竟落于無善無不善之說其謬皆出於強分體用而不知孔孟之教皆就人心發動之上論之而本無未發已發之別詳見于中庸發揮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晦庵取之以為詩傳序起頭以為真合于聖人之理

而不知本出於老子之書而與聖人之道實天淵南北矣按此語本出於文子之書文子老子弟子以虛無因應為道但文子性之欲也作性之害也蓋樂記剽竊之也又見於淮南子書劉安亦專宗道家者流之說即文子之意爾而先儒用彼性復初等語亦皆出於莊子蓋老子之意以謂萬物皆生於無故人之性也其初真而靜形既生矣而欲動情勝衆惡交攻故其道專主滅欲以復性此後性復初等語所由而起也儒者之學則不然人之有四端也猶其有四體苟有養之則猶火燃泉達

語五字後  
卷之十一  
三十五  
三十六



天性是性也動也動為物欲是性也感也感動無感亦空寂之物耳豈得為性乎

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  
○趙岐曰端者首也仁皆有仁多禮智之首可引伸之  
孫頭曰孟子言人有惻隱之心是仁之端本起於此也有羞惡之心是義之端本起於此也有辭讓是非之心是禮智之端本起於此者也此孟子以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者是為仁義禮智四者之端本也

端兩丈正。周禮媒氏凡嫁  
婦專車入幣純帛五兩  
五兩。注五兩十端也。雜記納幣一束。五兩。五兩。五兩。則每端二丈。疏云五兩十端者古者二端相向卷之。共為一兩。五兩故十端也。

履端。左傳文公元年曰於是國三月非礼也。先王之正也。履端于始。率正於中。故蘇子終曰。杜預曰。步曆之始。以為禱之端首。

不能自己足以成仁義禮智之德而保四海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初無滅欲以復性之說老莊之學與儒者之學固有生火水火之別其源實判於此伊川好學論中說性亦主樂記之理學者不容於不辨

四端之心 九二條

四端之端古註疏曰端本也謂仁義禮智之端本起於此也按字書又訓始訓緒總皆一意而考亭特用端緒之義謂猶物在于中而緒見於外也然訓字之例雖有數義俱歸于一意緒字亦當與本始

字同其義想繭之有緒線治不止焉則為繒為帛至端兩丈正之長即有引而伸之之意若考亭之所謂則與本始之義相及非字訓之例孟子之意以為人之有四端也猶其身之有四體人人具足不假外求苟知擴充之則猶火燃泉達竟成仁義禮智之德故以四端之心為仁義禮智之端本此孟子之本旨而漢儒之所相傳授也又曰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左氏傳曰履端於始暨釁端禍端開端發端等語古人皆依本始之義用之於是益知古註之不可不從



則梅孟子以仁義禮智為  
天下之達道故所謂擴  
充者謂推四端之心而自  
微至著自小至大也始  
始然如泉始達正前此也  
朱子以仁義禮智為性  
則性之本體全具於已  
不分聖凡固不待充大  
之也故其擴充者解為  
掃除人欲之事日新又  
新正貼秋大然泉達二  
句譬如一面鏡子全被  
塵垢偶見一點明處後  
此磨芒以盡復其明事  
竟非曰擴充而美為復  
初之說乃大學章句明  
心之說而孟子之  
意有進及之異孟子頃  
序童子問云擴充之功  
遂轉為誠欲之事即  
此之身  
則梅若如朱說則用功  
之日常少者何也孟子  
所謂擴充七蓋四端之心  
之必有見孺子之入井  
有惻隱惻隱之心此乎見矣然至於他事亦不必然而言人陵物  
間或為之而知擴充之事則常存存於心言人陵物之事亦不為之然則一生之間皆不用工之日矣如朱說則所謂  
擴充之功則盡盡明之盡  
推而明其全體若是一心  
未充則至欲充其本然之  
量而由中者手猶之一面  
鏡全被塵埃不露此二光  
明則磨芒之功並在於施  
故必待幾見而可擴矣然  
良心之發亦不常見惻  
惻隱之心緣見孺子之入  
井而發若不見孺子之入  
井則是心之明亦不得發  
然此等事一生無幾擴充  
日而不相值將欲值此等  
事而奔走以求之乎然則  
必待幾見而擴見之者  
非用工之日常少乎又  
嘗曰充至欲善人之心而  
仁不爭勝月也夫至欲善  
人之心亦是人之必有  
然人心之平且而非就己  
發而見之也亦非証益  
孟子所謂擴充者不同  
已未發惟本心而及之

孟子集註曰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  
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  
者矣其所謂發見云者謂見當惻隱者便惻隱見  
當羞惡者便羞惡見當辭讓者便辭讓見當是非  
者便是非也若此則不見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  
者焉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不由而發也明  
矣然而當惻隱之事日間無幾動經十數日亦或  
無有至於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亦然夫若此則用  
功之日常少而曠廢之日常多雖欲用擴充之功  
其何由而得乎且又欲擴充惻隱之一端猶將有

力不足之患况欲於四端上逐一擴充之則將有  
左顧右盼應接無暇不堪其煩之患孟子之意固  
不若此之迂夫四端之在我猶手足之具于吾身  
不言而喻不思而到矣發見亦何逐一著意營  
識之其不理會孟子之意特甚矣象山曰近來論  
學者言擴而充之須於四端上逐一充焉豈有此  
理孟子當來只是發出人有四端以明人性之善  
不可自暴自棄苟此心之存則此理自明當惻隱  
處自惻隱當羞惡處自羞惡當辭讓處自辭讓是  
非在前自能辨之其說亦甚過快而不得孟子之



意則侔矣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  
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所謂所  
不忍所不為者即惻隱羞惡之心也達云者即擴  
充之謂蓋謂使惻隱羞惡之心無所不至無所不  
通也孟子之意豈非甚明白的當其用功亦甚親  
切易簡哉蓋朱陸二先生雖皆能尊信孟子然晦  
庵專以持敬為主象山以先立乎其大者為要而  
於擴充之功皆未嘗實用其力宜乎差失若此之  
甚

情九三條

亂按橫渠云心統性情未  
子專據其說其意以為心  
兼体用說未發已發其未  
發為性體也仁為禮智也  
其已發為情用也惻隱羞  
惡辭讓是非也此非性  
以稟受之質而言情自好  
惡之實而言非体用之別  
也

情者性之欲也以有所動而言故以性情並稱樂記  
於曰感物而動者性之欲也是也先儒以謂情者性  
之動未備更欲見得欲字之意分曉人常言人情  
言情欲或言天下之同情皆此之意目之於色耳  
之於聲口之於味四支之於安逸是性目之欲視  
義色耳之欲聽好音口之欲食美味四支之欲得  
安逸是情父子之親性也父必欲其子之善子必  
欲其父之壽考情也又曰好善惡惡天下之同情  
也大凡推此之類見之情字之義自分曉孟子曰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言或大或小或緩或急物各



亦有所好故謂之情也易所謂萬物之情又是此意  
孟子又曰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  
是豈人之情也哉言爲人所榮天下之所同好爲  
久所辱天下之所同惡人指我以爲禽獸非人之  
所欲故曰是豈人之情也哉又所謂乃若其情則  
可以爲善矣即是此意

晦庵以四端爲情尤無謂孟子明曰四端之心而未  
嘗曰四端之情可見四端是心非情又註大學指  
忿懣恐懼好樂憂患爲情然大學亦曰正心而不  
曰正情可見忿懣等四者是心非情晦庵以爲心

七情○孔運伊謂人情喜  
怒哀懼愛惡欲七者而  
字而勝

統性情而以性爲心之體情爲心之用故有此說  
殊不知心是心性是性各有用功夫處情只是性  
之動而屬欲者纔涉乎思慮則謂之心若四端及  
忿懣等四者皆心之所思慮者不可謂之情也而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乃顯然有形者非心而  
何若不謂之心而謂之情則將指何者爲心乃悉  
廢心字而獨用情字可也而古人以喜怒哀樂愛  
惡欲爲七情蓋言情之品有此七者謂喜怒哀樂  
愛惡欲即爲情則不可也凡無所思慮而動之謂  
情纔涉乎思慮則謂之心若喜怒哀樂愛惡欲七



約情○程子好字論曰  
情既熾而益蕩其性盡  
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便  
合於中

者設無所思慮而動則固可謂之情纔涉乎思慮  
則不可謂之情分限甚明學者當以意理會  
凡心性情才志意等字有必用功夫字有不必用功  
夫字於心則曰存曰盡於性則曰養曰忍志則曰  
持曰尚皆是用功夫之字若情字才字皆不必用  
功夫何者以養其性則情自正存其心則才自長  
也先儒有約情之語蓋不理會此意耳學者審焉  
才一條

才者性之能也猶手之持足之行可以為善亦可以  
固為不善譬諸以手持物攬筆書字手也把刀殺人  
亦手也故曰可以為善亦可以為不善也然其書  
字殺人皆在於手而所以書之殺之者則在於心  
故孟子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又曰非天之降  
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明其為不善  
者雖在於才然其所以為之者在於心也凡人皆  
有手則皆能可以攬筆書字若勤而不怠則皆可  
以善書其或間有不能書字者不用其才也故又  
曰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多少分  
明

志 九二條



禮記孔子問唐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欲將至者用必先

四美字義云為字緊要處最是立志之初與當謹審決定此正足分路頭處才志於利便入小人路舜既利善正後此而分是禁言行正後此而判

心之所之謂之志此說文之訓也愚又謂志者心之所存主也孟子曰夫志氣之帥也又曰志壹則動氣是也若作心之所之則意欠明瑩論語曰匹夫不可奪志也禮記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皆謂心之有所存主也  
凡謂之志則皆以志於善而言若於不善不可謂之志也若父在觀其志及士尚志等語皆以志於善言北溪曰才志於利便入小人路何哉  
意九二條  
意者指心之往來計較者言論語所謂毋意者蓋言

論語凡字有正用有假用如道從等字本是好字固然人之死用行或至味好事亦謂之道故曰道二仁子不仁而已矣從亦然如曰出亦從好從固是好事假而言之則可稱善從惡從豈可因此而謂道從二字通善惡也哉志是志操志氣本以志於善而言假而言之則志於惡亦可以謂之志孔說所云離經辨志是也北溪之說以此為字者修者之說則可笑若以有志字之義訓則不通故字義并之入之恒言曰有志之人豈謂志于惡者哉現夫子曰志士仁人可見矣此事易知本不待弁究初字之士辱致疑帶故更健沐甲辰四月十七日

聖人盛德之至理明心定自無往來計較之心也若作毋私意則多一私字尤非所以論聖人也意字亦是不必用功夫字按語孟中庸皆不說於意上用功夫故孔子說主忠信中庸說誠身而孟子專說存心養性皆未嘗有誠意之說何者學脉自有照應言此則不須言彼言彼則不須言此且觀子絕四毋意則不於意上用功夫益彰々矣中庸曰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與欲誠其意先致其知甚相似然身字與意字所指甚別一則氣象盛大一則功夫急促學者不容不辨



良知良能 九二條

良善也良知良能者謂本然之善即四端之心也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兩知字指良知愛敬兩者即指良能也猶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也亦所以證夫性之善也而孟子所以發良知良能之論者蓋欲使學者擴克之以成仁義禮智之德也非徒論良知良能之說故曰親親仁也長敬兄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達者即擴克之謂也當與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

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參者孟子之意自分別

近世陽明王氏專講致良知之旨然而徒知致良知而不知本之於仁義亦鑿乎孟子之旨而專務致良知而遺盡良能蓋以連知愛二字為良知而不知兩知字指良知愛敬兩者指良能也豈非失之一偏乎孟子所以發良知良能之論者本明仁義之為固有今徒務致良知而不知本之於仁義者何哉王氏之學蓋自淨智妙圓宗旨來故為此一偏之教而不知良知良能本我心之本然不可須

傳灯錄云深普通八年  
運磨至金陵帝問曰朕  
即位已來造寺寫經度  
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  
師云並立功德帝曰何以  
立功德師曰比但人天小  
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  
爭有非實帝曰如何是  
真功德答曰淨智妙圓  
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  
以世求



更離焉而與孟子之旨幾霄壤矣不容不辨

更離焉而與孟子之旨幾霄壤矣不容不辨  
夫所謂正力之學蓋自新官德固宗首於此也  
之真固首令於德性身味而不味本之欲以進者  
一誠乎孟子所以發身味身強之論本則不  
味而味字前身味變者兩皆前身強也豈非夫  
身味而盡盡身強蓋以與味變二字同身味而不  
而不味本之欲以進者亦強乎孟子之旨而專務  
此則所謂正力之學蓋自新官德固宗首於此也  
與之義也無他道之天下也

語孟字義卷之上畢

此句  
孟子曰  
此句  
孟子曰  
此句  
孟子曰



